

見

聞

錄

見聞錄卷四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家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款門求醫診之曰師病痞膈藥以數十劑期平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瘳時崇禎末年間也流寇猖獗所在患

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謨
曰餬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
行道入令君謨取土斗許咒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
夕焚香卒有賊至取升許撒前後門閉戶不出不舉
火食糗糧度日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兵至俱以
此法絕無所損隣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
土完世已太平常見白醉瑣言云正德初有太監部
綱入京一老人附舟太監日與歡洽抵濟下而賊報

至從者或逃或泣老人曰毋恐請太監散諸僕而令
一二人侍戒勿言咲乃出小囊以匕挑囊中物于舟
首尾而賀曰可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晨賊騎充斥
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及夕從者返
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疑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
老人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將置酒
申敬而老人躍岸珍重而去或曰土遁也

古井

淮安民家鑿井適中古甃將及泉得石洗視之銘曰
宋建炎二年開三百年塞二百年後復開天下當清
時崇禎甲申春孟也昔孫權過灌口城命鑿井亦屬
舊井得石甬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三百年當塞塞
不滿百年爲應運者所開夫一井之開塞有何關係
而大清之入統孫吳之應運數百年前已定於此亦
理之所不解也

李老者

李老者兗州寧陽諸生也自言其家聚族而居井傍
有何首烏藤茂甚一道人跌坐其下問所欲云求首
烏族人不許老者書室相近與之談道人去若能以
首烏相許出以分食更傳汝術可作百歲老人知未
來事也因聽其採取修合分食復教之導引法前定
數名動朝野嘗至兗州司理署疏一月事日作一封
日拆視之無一爽者一日拆帖云有蛇甚異猙獰頭

角來入我署覓地少蛇抵暮不見以爲失驗及昏有客來自黃州遺一蕪蛇焉又一士人遊秦中叩之與以三封上各署某月日開此將抵西安爲盜所刦資斧告匱一封正署此日開者內云中途被刦可往前二十里昭應寺投宿時已昏黑主僧邀之人牽驢隨之問將何往曰西安太守內兄也來訪之不意今日被盜阻行特擾方丈是夜獻茶進饌備極豐潔明晨起將行數十僧來謁主僧曰此荒山各房長也因言

有訟事在太守處倩其轉達共三十二房每房議酬金二十四令士作札先往士留此以待至日中見昨劫盜二假寐於殿急告寺僧集衆縛之所失仍歸餘盜皆逸恐累地方土人求寢其事餽金若干僧事太守報允又得若干金至某日啓第二封云納之有美璋之喜是日赴席有妓甚麗士未舉子因以百金買之期年果生子某日開第三封云某生可作季試首名仍結納之蓋因太守季考士人閱卷府學果有此

生文亦佳列爲首不但誇之太守太守厚待復出已
資贈之某生十年後爲文宗士應試亦拔首名食餼
及余見之歷下日已暮方坐定撫軍周彝初立傳而
去不及一言然其龍鍾之態左右必需人扶翼聞尙
有房中之好未幾死殆爲是歟

古劍

余外祖家一小樓貯圖書玩好甚富壁掛古劍一口
幼年嘗藉膝玩之上有古篆文人莫能讀屈如半月
縱之其聲鏗然一夕風雨余篝燈閱史其中忽嘯於
壁上視之劍出匣三寸許躍躍鳴動急以牲血飲之
而止又一人得劍於滇南蠻峒中長三尺餘靶有三
尖面有七星花紋細而滿光如秋水鉞可吹毛亦時
時吼於匣中以酒澆之卽止患瘡者佩之立已崇禎

壬午疫癘傳染縣之中堂舉室清寧轉相傳借救病
頗多清初爲一武人所得夫漢高之佩氣隱龍蛇豐
城之鐸光騰牛斗此皆希世之寶也然論其銛利則
曰水斷蛟龍陸剗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鐫
金鋒鉞不卷而已然未有治疾之效若此之神也謂
非干鏤之儔不可惜乎劒術無傳不逢識者辯之耳

鵲

西湖靈隱寺有鵲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鵲雌雄噪噪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咋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鵲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鵲三之二明晨二鵲翱翔雲際負來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喔然一聲畧伸其喙蛇卽豁落少頃雄鵲仍負鳥去之

自是蛇不復來。鵲巢乃寧。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啓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中。又見說海載太倉天妃宮僧自外歸。見僮煮鵲卵於鍋。命還之。巢中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我豈望其生。且免鵲之悲鳴而已。後數日。雛俱出。僧異之。令人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如錦紋。香氣馥郁。持以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人入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登岸入寺拈香。見所供之木。問價買之。僧給曰。此三寶。

太監捨供天妃宮者不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則與之倭曰入貢之人安可留待閣成願酬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因詢此名云何所需何用倭曰此聚窟洲所出返魂香也焚之。死人之魂返觀鵲之事禦災捍患何其神異非蠢然凡鳥可比也

虬髯

吳人沈坦若精於操縵彈棋之技挾以楚遊經道士
泐失舟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
虬髯岸幘者隨從數人散步於堂詢沈鄉曲告以吳
門問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爲陽侯所苦俟易舟前
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從我遊乎沈方進退
維谷許之卽邀登大艦揚帆而上行數日至大澤中
渺無際岸有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供帳

甚麗左右使令三尺童子外皆美鬟也日相對手談
沈亦高妙互有勝負間談文史沈亦淹貫未能屈也
當花晨月夕吟咏頗豪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
贈以詩曰不羨無餘老此身漫從河海寄修鱗知交
若問行藏處莫道虬髯是主人出千金爲贈曰請從
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卽命一艇送至漢口究不知其
姓氏大約綠林豪客也晉陸機還洛戴淵使少年劫
掠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皆得其宜且神姿鋒穎雖

處鄙事亦復不羣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
亦復刼耶淵便泣涕投劒歸機機卽作筆薦之過江
仕至征西將軍李涉適九江至晚之西忽數十人持
兵仗闌入從者曰此李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
涉博士我輩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以絕句豪
首餞賂頗厚李亦不敢却覩其神情迥異因訂維揚
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後雖不至及李彙征遊
循州遇一韋翁論詩因及李涉贈豪之詩曰老人弱

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博
士蒙東此詩遠隱羅浮雖不赴渠佛寺之約中心藏

人皆潛然涕下持觴而醉反袂而

袖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

君莫謂此中無奇士也

子報父讐

羅森者淮安醫生行藥頗効四方就之者輟相擊也
淮帥李錡有子患背瘡羣醫畏師之暴不敢藥召森
治之許以千金爲酬森與之內外敷治神氣頓爽其
子素耽色一夕與侍婢狎瘡遂黑陷內攻數日而死
帥性好殺痛悼其子竟榜笞殺森森之子曰俞痛父
之死於非命乃懷利刃欲以刺帥而帥出入衛甚衆
百計不能得乃盡棄其田園帥開封人潛至開封聞

其父好方術長生不死之藥曰俞素習父方更往嵩
山道士學爲驅遣鬼神之術吐納導引之方賃居帥
父之旁醫藥治病符水禁邪出入變幻不測令帥父
聞之果召曰俞曰俞方年三十餘大言已百歲曾遇
異人指點得道多年今周流海內濟度羣生不日緣
滿行當控鶴上昇耳帥父大喜奉千金爲壽跪而請
爲弟子曰俞佯爲辭謝固請乃許而却其金曰子骨
相凡庸不可入道鑒子之誠與汝雨藥服餌返老還

少作三百歲地行仙我更點石爲金山汝廣積陰功
精心不怠亦可證道遂令師父入山覓靜室遣僮僕
戒七日來一候餘日不可妄至至則入不利夜半以
觴酒手斟授師父曰服此一七日諸病盡却二七日
顏如少壯三七日能見鬼物四七日知識聰慧五七
日知過去未來事六七七七日仙丹妙寶隨意自得
金仙下降開導玄功矣我丹如此然皆視子之根器
淺深心田厚薄以成道果子其勉之師父叩額流涕

跪受而飲須臾氣絕曰俞斷其首題壁而去七日家人至知之馳報帥伏地號哭乃自殺噫帥以愛子之故枉殺人父人亦殺其父還以自殺至於三世滅忘可不畏哉

浮海

王光謙者溫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泛洋者利不貲光謙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驟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趨泊之獨礁石沉舟溺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死墜魚腹難免爲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

奇萬怪來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偃入空谷
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
神氣精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皆食之
諸人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童間常登山望海忽有
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中國人載以往此
皆朝鮮徼外巡船也聞之王召見問及謙光云係生
員王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爲題命謙
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

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
見屢啓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并及諸
人於遼王賜甚厚謙光在彼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
招致臨行贐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先是謙嘗在
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衆設資冥道場其妻
哭甚哀有子衰經以臨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
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經者爲何誠夢
境之不可解也但爲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

然髮與衰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作佛
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經爲何人之服云房姪
某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之夕亦曾見之更爲慘然

雷擊

有姓祝者夜夢神告之曰子來年某月日應遭雷震死若入空門可免然祝氏爲固始著姓且族指無多不令其緇髡未幾又夢曰不出家而俗處斷不免於擊也因卽披剃於宅傍小廟中至期雨如注轟雷掣電繞簷不散而祝端坐誦佛號不輟移時雷方止然祝之首岑岑作楚視之頂有大窪深半寸許至今年未五十也又江右熊威賈於楚遇一人於客舍相得

甚歡聯牀數月臨別其人曰子應死於雷廣行方便以今上之錢七枚置於冠中雷作走匿佛座下可免熊問之曰我在部中故知之與子有緣故告子熊每日廣爲方便事急治裝歸未至家纔十數里雷發奔一寺中隱佛座下見雷神入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搜索一神披甲仗鉞者曰熊威無處尋求今已過時我曹遭譴奈何倏然而散夫雷擊天之顯戮也司其事者何以洩其機使人知所趨避耶正以一念

之善禍福轉移天心仁愛不欲夭折人於非命故時

一露其機歟

輕煙輕雲

輕煙輕雲娼家女其母固吳中名妓也輕煙色艷絕
一時輕雲則中人之質耳而吐音激越度曲宛轉往
往並傾其座人輕煙尤獨善琵琶爲燕趙淒涼之調
一時平康里中諸妓皆從之習新聲終莫有及者然
性多俠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齋多金賂之輒不顧也
一日富貴人召煙雲侑酒俱受窘辱而歸自是杜門
謝客有黃用予者新安人讀書於觀音山其父商於

我里歲時歸用予恒過余雖青年衣冠布素絕無吳
下習氣煙雲因賽願過用予讀書處一見心許邀至
家盤桓累日卽出數百金購一宅徙居之稱黃宅家
眷云仍令用予讀書於山資其朝夕用予之父經營
虧本且多負歸家將棄產以償竟卒於家用予聞訃
急歸時崇禎壬午疫氣傳染亦卒函問至煙雲一慟
幾絕輕煙謂輕雲曰爾我之身旣許黃郎今黃郎死
應卽相從於地下柰各懷娠數月又不可死令黃郎

無後於是乃棄所有束裝買棹竟詣用予之家用予母不肯納哀籲再四終不允乃賃居於傍事用予母及族里之間無不盡禮旣而各舉子人咸勸用予母始納之出貲數千金授用予母營運家漸饒延師課子極嚴後二子皆蜚聲黌序母教居多焉

宿愛

有邑宰蒞任諸生來謁中一生宰獨畱入署款待甚殷生乃孤寒旣無囑托亦鮮文譽莫知所自在任數載凡有干請必曲從之人問之宰曰無他此生與亡兒形似故也又一仕宦常云人好男寵我甚惡之一優人年已二十餘班犒之外復重賞之每至皆然一日乞將廳官二名可得數百金亦從之余以爲必私之矣最惡之言僞也察之無有因詢其故囁嚅久之

及交臂之接半面之識其愛增喜怒莫不有宿昔之
因以主之也若曰我之心思計慮足以致之豈其然
哉茲二者則以貌似所愛一見生憐謂非宿緣之所
主可乎常閱太平廣記言唐貞元中王武俊之子士
真巡郡一見深州錄事叅軍李生卽欲殺之人問李

生向曾有忤於士真耶曰此與我向時排殺少年貌
類必其宿世之讐也究爲士真所殺觀此益信喜怒
愛憎之有因也

私錢

近來私錢薄小不堪且銅質多僞以致官錢壅滯雖新例極嚴而盜鑄日衆余嘗謂錢視銅質之美惡輕重爲價不禁自止一邑市皆私錢官錢每貫八錢私錢之銅僅抵官錢三之一而行使較官錢只減錢許當事大張文告官錢一千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減若干私錢重若干作銀五錢遞輕遞減示出民間視爲故事也當事乃多蓄私錢發各錢舖繳值悉如

輕重凡犒賞買辦悉以私錢如示約行使民間亦未
之遵也於是發銀各錢鋪換私錢若干錢鋪初繳減
價勉強應承繼發銀換私錢各鋪哀訴永不敢換私
錢察出甘罪如律私鑄無處發兌卽市貨物值又僅
抵銅本受者無人發者不至私鑄遂絕昔王安石當
國京師忽闕見錢市間皇皇安石呼一鑄工擲髮以
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
了鑄工親得鈞旨與外人言之京下見錢頓出明張

江陵在相位願指上下時都下貨壅乏見鐵府尹以
聞江陵曰易耳卽召戶部郎未至從者絡繹郎奔而
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一貫樣錢來進呈
廢見錢不用翌午畢工郎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
家聞之盡出舊錢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旣而
樣錢上省寂然無聞矣此皆宰制天下之小術也

孝感

馬天駟少卽警悟好讀書康熙丙午補博士弟子員
旋食餼乙卯七月赴省試聞賊逼三衢復反家賊卒
至駟父出奔遇賊將刃其父駟以身蔽之泣訴曰此
我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其父駟躍起奪賊
刃連斫數賊賊衆至乃殺駟其妻余氏遁於爛柯山
時孕已彌月迨將分娩前一夕夢關壯繆告之曰汝
夫爲父死不可令無後我當與汝子次日果生一子

賊又至賊首見壯繆輪刀而立雲際賊馬皆止策之
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之感神如是
哉

鬼冤

安邑令張某妾雲屏有姿色與家僮史書通一日張出內丁王貴聞史戶內有環珮聲覘視之見雲與史爲苟合之事貴扣戶叱之雲乃攬裙理髮躡履還內雲史惧貴發其私雲乃謗貴強逼之史實証之而張不察訪証以他事榜殺之客有程源者當時在座勸成貴之罪後張以不謹罷官還源亦南歸至廣陵寓大佛寺夜見一鬼披髮血污遍體曰我王貴也當日

張殺我汝以一言排解可不死汝明知我枉以嬖於
史反以言挑張致罹於冤申訴冥司祈爲雪理尋汝
多時今乃相值源叩首流血鬼曰張爲事主雲史爲
致禍之媒當先殺之來取汝也言畢失鬼所在張居
金陵源家京口一日張遣人來召源源見使同史雲
偕入史雲倏不見詢之來人云史雲在家無恙也源
因托故不往人至家史雲不數日各暴亡又三月張
夜飲回家見貴隨之卽狂呼扶入帳自言殺貴之悞

夜半卒源乃潛至吳門穹窿求法師施亮生禳解亮
生醮壇上章畢曰事不可禳矣三日內當死於道就
泰山聽勘今以經力可延旬日正首丘而已果至家
十日死

殺降慘殺

順治初年一士任江西令縣有土賊殺掠地方屢勦
不靖令諭而降之賊數百人安插於城慮其爲後患
一日假犒賞爲名醉以酒伏勇士盡殺之士尋內陞
部郎出爲湖廣監司疽發於背病中見降賊數百披
髮流血大呼索命家人出多金令道士設禳醮終不
能解而卒又一帥丙戌年勦湖寇有謝秀才者一家
七口被俘帥欲諭降之令其招餘黨罵不絕口割其

舌謝秀才手指目瞋斷其手挾其目復射殺之七口
同被戮後十餘年帥病作苦於祟莫知所禳有士習
法能游神入冥問事其子懇與父查之士覆曰他事
俱可分雪惟非刑殺謝秀才一家七口不可解耳此
事其子皆不知惟老僕一二尙有知之者帥隨卒夫
李廣不侯識者以爲殺降之故其子陵又以降匈奴
滅絕白起詐坑趙卒不但身死杜郵千載後畜類中
猶有言其名者誅降戮服其可爲乎如謝秀才諭降

不從殺之可耳爲將者斷不可以一時之怒加以非
刑致釀身後不解之愆也

友誼

陳天植山陰諸生也褚大年四明府掾也甲申乙酉間訪舊入滇同客昆明始訂交焉順治初年滇黔未入版圖天植授北勝州僞知州大年爲黔中鎮遠府僞經歷會苗蠻作亂破北勝天植被俘蠻人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以天植爲州官索白金三百兩天植之任勝州時僅僱役數人亂中散失莫有應者天植於蠻中間關寓書於大年曰僕

非材謬膺州篆雖炎荒天末赤子皆朝廷之民亦可
展生平學道愛人之志兩載以來撫字以綏民困教
養以易蠻風退食自思實無愧怍間因時方多故征
調太繁苗民逆命稱兵擾亂城守久弛大肆蹂躪庫
藏被掠身爲擄囚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
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寧期於李
陵自陷蠻中備嘗慘毒釘足而操作枷項以趨踣晝
繫於山巖夜幽於土室縱使異類亦何堪此僕之在

滇無有知交得贖而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
足下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騾往贖華元類
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之以足下道義素高
名節自持故敢爲請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
僕生爲俘囚死爲蠻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大年無落
吾事大年得書卽棄官傾其囊得數百金乃入滇又
道梗阻於永昌者期年始得達北勝令蠻中通信者
往百餘日而天植方出與大年相會形容憔悴殆非

人矣一時人咸高大年之誼僞授大年銅仁知府天
植又聞母喪大年復資送天植歸得終服塋親追順
治戊戌雲貴大定聞大年卒於官大年惟一妻一子
俱已物故天植曰吾賴大年棄官罄囊得贖生還畢
人子之事大恩未報今其視在萬里之外我當扶歸
以塋其先人之傍天植至銅仁訪之聞厝寺內往哭
甚哀因製纓經爲服扶視行數千里至明州與其妻
合塋於先塋并其子事皆從原仍刻石頌美大年歲

一往哭奠之初天植之俘也以爲州官猶飲食之不
令應役及數月不贖賣與他洞苦役之不堪天植亡
命而走追而得之曰奴一走乃取釘釘足於板而役
使之夜則納地檻中如是者二年大年使人往贖也
從初得之主展轉取之故稽時日焉

陳玉筍

陳玉筍濟寧人州有文昌閣後易爲關夫子廟廟後
爲回教清真寺崇禎癸未秋八月玉筍方爲諸生釀
貲重新開廟旣拆卸回教楊生花等計奪廟拓寺糾
党數百拆基毀木逐工訟于官指重修爲新建且傷
寺工以罷神人交恫玉筍義形於色率兄弟諸友鳴
官案令速蓋楊患之夜持三百金餽陳陳正色拒絕
計無復施遂起害陳之心矣時兗郡新破冬十月生

花等乘變鳩黨百餘截陳叢槌之髡其鬚糞其口劈其面體無完膚其一曰是目尚存去目廢人終莫予毒遂剗雙睛擲于河鹽以灰仍謀預買瞽者詐稱劉回回誘至陳家撲殺之指陳實殺瞽欲盡滅陳氏陳家先避得免然室貲抄掠盡矣陳且斃家人擡置炕上灌以湯夜半忽甦見一大人綠繡衣持卮酒曰毋畏我來救子飲此酒可活強飲之咽下喀喀有聲家人驚怪遂下血盆餘神少定次夜見一藍衣唐巾飄

若仙流排闥入趣陳速起曰吾來醫子腦中死血傾
出方可活遂擊腦後痛甚雙目噴血如注而頭痛頗
止次夜又見一老嫗食以杏李手授羊眼盈把陳捧
接二眼將墜吞之忽兩目漸明越數日瞻視如初州
里詫異楊亦驚服自埋瞽者陳置之不較也明年甲
申生花等以亂故弄兵一族十三人俱戮於市剗眼
剖心碎屍回計陳被害時八閏月耳乙酉陳兄弟雋
于鄉關夫子先語之夢未幾或投之書曰東畔方生

耳草頭八血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院八天老翁成羽
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墮禾斗丞相連書投其人
忽失所在後解曰陳益修闕公默佑聯科益修蓋其
諱云丙戌登第今方任戶部主事余於都中晤之其
目實羊睛也

血寡

無

王洪慈溪人父益年與上官允從事兵部相友善後允官經歷死歷下其母尤年六十餘無所歸洪時亦以經歷官金陵尤展轉至金陵訪洪而洪已歿於官子謙納之呼妻子出拜解衣進食設寢處殊備時歲歉民間骨肉不相保母見謙貧辭去訪他故人謙遣婢從之無一遇者復反自謙以下皆以母事之尤性褊急少不愜輒詬怒謙私戒家人事之益恭尤善病

謙親爲調藥如是十年謙爲司吏奉差山右上官原
山右籍遇尤幼子信語以母狀信謾曰吾亦知之顧
道遠不能至耳謙歸年餘信始至盤桓數日竟給以
他事辭去不復顧謙奉尤彌謹然尤以念信故疾頓
加不數月而卒臨歿舉手向謙曰累君久願若子孫
咸如君也謙爲塋殮如禮歲時祭於墓嗚呼尤特謙
父故人之母耳於情踈於誼薄而謙獨待之始終有
加禮焉此仁人之用心也寧僅以恤寡目之耶

陳直方

陳直方名容永彥升先生子與閩汀黎魏曾北塲甲
午同門一日謂魏曾曰予恐不能數面子魏曾駭問
之曰予知四世事初爲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
父死乃得歸再世爲王孫三世爲京師竹林寺僧一
日放叅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
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能記識今雖
爲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予數當早死否則必擇兵厄

又言九歲時爲冥官僉書判牘與人間不異于念受
刑者何以斬重於絞絞重於朴一一以身試之忽得
上帝命曰陳某以身爲衆生試法陞某官初時戕小
後遂如岳瀆大神象簡金冠竟得自呼爲小聖矣每
夜初更時則往曉鐘動乃回人間其事蹟人名判語
歷歷可記一開眼出聲則不復省因言冥法不赦者
忤逆姦淫并官吏愛賕案牘雖重沓檢之卽得不似
人世堆積難查也十二歲時因犯某事上帝譴謫希

職其語如此然不肯爲媿曾言所犯事媿曾嘗云直
方朴實人不妄語未幾果死

揣骨相

瞽者陳我白以揣骨相天下士多奇驗公卿大夫莫不招致之決休咎一貴人子已寥落甚方揣手便云好根基二十萬家資不曾用一文今已蕩然又房族或外家亦幾二十萬又爲此手揮盡矣余因詢其果否貴人子云父遺二十萬實爲欽賍費盡伯房承嗣二十萬則誠已所耗費者也又朱公衣助召問之座有二客曰三位俱八座貴人也朱問何年曰三年內

便得然但旬日耳果三年巡撫操江已亥海上入寇
朱纔任事七日督兵江上失事獲譴落職問二客一
云亂中可得一云總兵而已彼亂中可得者甲寅之
變從逆顯達蟒玉八座者數年總兵亦不爽又聞京
口將軍召至營令各旗將領試之無有錯者但云將
軍召我反不見何也又令家丁試之謬云現是何官
我白不許將軍反雜家丁中我白一揣着卽曰將軍
至矣叩首叩首其術精類如此唐一行曰相以洪範

五福六極爲主若其人忠孝仁義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凶人也又麻衣相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是以裴度應餓芋而位宰相徐陵宜夭折而官太傅王肅終於中領軍李詡僅爲左補闕非術者之不驗亦行事有善惡而吉凶陰以轉移耳所可異者如朱建平謂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常伯當有厄先一年見白犬及六十一直省歎見白犬衆無所見逾年卒李德裕一相者謂曰他日位

極人臣但厄於白馬乃爲白斂中所傾馬直鞫淮南
獄事竄死朱崖夫驗于相理也因相而驗日後所見
怪異讐人姓名果盡係於相乎抑不盡由於相乎何
奇驗一至此乎又如武后之幼也袁天綱見其母曰
夫人法當生貴子見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天
后最幼抱紉以男天綱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若爲
女當作天子然女天子前此未有天綱何以識之或
曰揣骨古無此法皆僞術欺人又立覽錄載宋真宗

時一術者且瞽令諸臣聽聲揣骨皆神驗至王繼宗
瞽者駭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
笑而遣之後繼宗爲高陽總管咸平中與遼人戰陷
陣被俘以姿儀雄偉遼主妻以女封吳王改姓邪律
氏與我白術相類豈盡僞乎

孝婦

語曰孝爲百行先一念之誠衆邪遠之神靈衛之自能轉禍爲福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勢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熊禮者娶錢氏女爲媳歸寧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

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
速避被譴不小翁姑疾瘳而闔門俱不傳染夫孝人
之分也卽婦人一念之孝便能轉禍爲福凡爲人子
者奈何而不孝哉

不娶

無

越中士錢子昭者負俊才少年補博士第子員丰格雅秀期得淑女方偕伉儷隣有處子婉孌可人子昭屬意之而處子未之知也處子尋抱病死子昭哭之哀遂終身不娶又一楚士年已強仕尚無妻室寄跡蕭寺然其登賢書序齒錄則刻妻某氏其鄉人云彼於二十年前有貴人女於死後往來夢中者數年遂誓不娶嘗見王隱晉書曰阮籍隣家女子有才色未

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明
屠赤水令清浦每出行見民家樓中一處女相視甚
親昵及入覲回杳然訪之云以相憶死赤水乃爲文
親臨祭之雖官箴有玷至今以爲風流佳話茲二者
一爲已所屬意一爲夢中往來而遂終身不娶怪哉
情之所鍾固如是乎

滋味

某尚書愛食鵝有巨璫饋之生鵝二烹食味肥甘異常而骨髓甚香以爲固鵝光鴨之類他日晤巨璫問爲何處土產璫云從脫壳時以人參湯煮飯加松子白糖喂之耳未幾巨璫以不法伏辟又河南某大司馬好食驢肉以蒸羊肉拌料豆喂之驢至極肥始宰有子十人爲流寇殺其九長子以恩蔭弘光年至今陵謝還又死於亂軍而絕晉晉武帝幸王武子第厨

婢數百人各持琉璃器供膳食蒸豚有異於常問以
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棕求味獻糲及雜
肴數十輿大官不及後皆不獲有終雲間一姓累世
巨富從無發者惟納粟爲國學生耳其姻婭必極貴
顯一房與某相國子結姻偶有喪相國之子公車北
上家已如禮吊奠及下第歸突如往唁禮畢少頃肆
筵列凡卽請登席大肴三百每肴必兼味調和添案
如之俱用白定瓷盛膳以有喪也次日族房筵款肴

亦如之惟盛膳以五色定窰而酬酢用犀玉之器耳
余於順治初年猶見其峻宇雕牆延亘數里不數年
凋落殆盡連薨第宅不惟變爲瓦礫旋皆爲膏腴矣
甚矣奢之不可不戒哉嘗讀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
姜北海之塩西海之菁東海之鯨謂其以口腹之奉
而羅列滋味也貴爲天子惡且歸之況下焉者乎彼
何曾食日萬錢李德裕杯羹費及數萬韋陟厨中遺
棄亦直萬錢蔡京厨婢數百庖人數十他如蕭家餽

餽瘦宗粽子韓約櫻桃餌饌胡突繪麋皮索餅之類
實爲作孽豈享福者所爲

食人

崇禎壬午癸未間斗米升錢天下皆凶而河南山東尤甚在在以人肉療饑雖至親好友不敢輕造人室守分之家老幼婦女相讓而食強梁者搏人而食奸巧者誘人而食甚有母殺其子而食者故李賊檄文云家有食子之母野無完皮之樹之語以見饑荒之甚天意不屬也前記食量之楊貴嘗語余云彼時食人肉者一至麥黃相繼病疫死無子遺惟一叔食人

頗多壬午歲除人首人足人肝人肺羅列而食至今
年餘七十尚未死時順治十四年之言也至十五年
貴扶母喪歸河南而其叔於去年除夜失火焚死明
日元日買棺須百里外未及去爲群犬一夜食之殆
盡噫彼之作孽雖因歲饑天之報施終不一爽可不
畏哉或以爲想肉或以爲如糟豚或以爲軍糧或以
爲饒把火不美美和骨爛兩脚羊是皆豺虎之尤也
又何忍言

想肉以食必想之也糟豚謂醉人如之朱
燦置鵠磨寨以爲糧靖康間軍民互相食

人異以爲腊老瘦男子謂之饒把火少艾婦人
謂之不美羹小兒謂之和骨爛總名曰兩腳羊

雷雪

康熙庚戌臘月二十有四日余將抵辰州積雪萬山
馬疲不前薄暮大雨雷電交作繼復飛雪雜以冰雹
曾有紀異詩云冰珠聲裏紅爲電頃雪光中响是雷
之句夫雷電雹雪上天喜怒之象生殺之權至各有
時是爲和氣非時而見卽爲不詳况於一日並見乎
因攷王通元經記宋文帝元嘉元年正月雪且雷三
月遣將軍到彥之侵魏克金墉城又克虎牢李復中

青塘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二十一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三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誌云至元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深尺餘次年冬杭州被圍至三月兵退觀數者皆爲兵兆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中凡涉震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

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
正也至於重震之卦則曰恐懼修省又何況隆冬之
際冰雪交作雷電雜至其爲災眚非渺小可知則癸
丑三藩之變其兆於庚戌臘月之雷雪歟

鱖魚嘴水神

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鱖魚嘴夢廟神來謁曰前生
我與公及三昧爲師弟兄同修道於山中三昧今爲
國師公爲宰相我墮落爲江神血食於此然又以要
人祭饗宰殺過多將來必墮惡道三昧道行高妙超
度沉淪不啻億萬萬明晚舟當宿此望公念昔時同
修之誼留此一日達三昧爲我禮懺法以饜宰殺之
愆須廣齋僧衆必有神僧降齋功德無量便可脫離

業障還證善果矣外有賽願香信若干可供道場之用相公許之明日停舟以俟薄暮三昧船果溯江而上應楚王之召也告以故三昧爲之建水陸道場廣齋僧衆有一火頭僧曰舊神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姓某名某亦於經筵皈依受戒不歆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酬願人未之信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敬廟祝卽時仆地起語曰我皈依三昧國師戒不享宰殺之祀前懶殘禪師已言之何復宰殺以破我

戒後勿復然人間懶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
所之矣事與高僧傳言邨亭湖廟神頗類邨亭湖廟
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畱滯時有三
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門可卽請上
船中原有僧世高衆因請高入廟神曰昔我外國與
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邨亭廟
神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且日宰
殺恐此身滅後墮入地獄我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

以立法營塔使生善地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
神因從牀後出頭乃一大髻高向之梵語髻淚如雨
須臾而隱高取絹物達豫章爲造東寺高臨去有少
年跪高前受咒願忽不見高謂人曰向少年卽邾亭
神也得離惡形矣高安息國王太子也出家修道有
同學多瞋高屢諫不悛及辭訣曰卿雖明經然性多
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於漢靈之
末因來廬山度之也又岳州廟有一竈甚靈遠近祭

祀一僧杖敲三下問云只是泥土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一青衣人拜僧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僧因號破竈和尚夫神之有祭祀猶人之有祿食也神不敢戀而求脫人柰何墮其中而不思所以去之之道耶

誦經

高則明與袁了緣修道廬山甚相契厚後各下山訪道高往華嶽袁遊鰲山二十年後仍復來還相遇欣然共敘別離晨夕起居高言論幽玄娓娓不竭素但唯唯並無所陳高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庶慰周饑幸各言叅訪所得以資進修乃秘不一言乎袁曰爲惟愚鈍實無一悟高曰至理無所解悟可誦何部經文以消一日之供養乎袁曰唯聞誦三官經一卷而

已高作色曰三官經小兒皆能誦之何煩汝遠數千里學誦耶且往者出門時誓登道果豈二十年餘惟誦一千三百六十五字經一卷是非愚鈍直是嬾惰習處下流耗散年華耳請從此絕交願師兄速去母再住此山以辱師傳也袁曰經卷雖小學道者所當尊敬若起慢心獲罪不小願師兄息怒當誦一卷請政音義卽遵命長別高大笑曰三官經卽講數百遍亦未能開發心胷誦之何益袁曰儒書云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但請至心聽經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堂中
結壇展經繞壇數匝頂禮昇座發聲誦三元寶號卽
時異香氤氲遍滿室中及誦經文天樂盈耳雨衆竝
花樂則嘹唳振空花則雰霏滿地誦畢下座花樂方
歇高乃稽顙乞哀涕淚交流謝曰則明凡劣不識師
兄已證仙班因同學念切故爾唐突乞師兄勿我督
責啓我愚蒙袁曰我今往靈山有意求道可來相訪
言畢長往高隨訪之後亦得道顏度師云高則明康

見聞錄

卷四

熙初年尚在

五

男寵

一士夫位已顯矣不近女色專倖狡童有最寵者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僮病不起誓不再近男女僮猶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勢爲家人所持不果又一士夫有寵僮死殯殮之厚過於子弟七七大作佛事以資冥福爲文祭奠哀毀過情噫外寵之好漢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爲之殺妻僧達遂將坑姪然色衰愛弛則罪及餘桃此龍陽君有前魚之泣

也若二君者情則篤矣安能免顛倒悖謬之譏乎然
以此篤摯之情移之親則孝子移之妻則義夫移之
友則生死交豈不爲人倫之芳軌歟奈何溺而不悟
也悲夫

變異

崇禎壬午河南光州大風雨雹城堞剝落百餘丈拔去大木甚多又飄大木一株植於城樓上不仆城中坊石傾頽殆盡又癸未荊州惠王府前門石獅大風吹出百里外碎如麤粉順治丙戌六月初五夜二鼓隕星數百光如晝聲如雷康熙四年兗州下雹打死人畜甚多費縣滕縣甚有打死畊牛者七年地震時在江寧病目早寢初覺牀帳颯颯有聲猶疑猫攫鼠

鼠奔竄聲少頃大漸下牀履地如立車輛上始知地震恐屋塌急趨出空院則數起數仆連日震各省俱震聲如戰鬪倒壞官民房屋不計其數壓死男婦亦不可考山東尤甚云自夏至冬不時動搖甚至地裂數十丈深不可測湧黃水如河夫上天降災在盛世亦所時有苟上之人遇災而懼修省以弭之則災眚自消所謂一言善則災感退三舍也

返生香

新安汪用子豪士也客白下惑志於青樓柳娘娘傾
橐金納之資斧告匱娘娘以簪珥資之漸至不繼適
家中有故僦之歸娘娘獨處清淡思慕成疾期月而
卒用子事畢措資復來已死數日矣哀毀過情幾至
不起乃卜地塋之寫其容邀請詞人賦詩以挽之裝
演成冊復倩臆友陸樹慧題其幀曰返生香朝夕置
懷袖間後用子不得志遊於越舟師故大盜殺之埋

其屍而藉其行李適樹慧赴閩司李任道經此入古
董舖見返生香冊問之云寄賣物也樹慧習知用子
時刻把玩斷不棄去况雖爲詩畫實非玩物心甚疑
之買歸以聞當事逮肆中人遂得舟子一款而服出
用予屍於沙中如生并捕盜黨數十人按以法樹慧
以用予合葬於媯娘傳其事而爲之歌

嚇詐

歲乙丑遊江右聞一假屍圖詐事甚奸南昌富人王
生買何首烏鄉人大高其值致爭毆仆皆死急救方
甦生謝過飲以酒遺葛一疋鄉人還宿中途告店主
人以故且曰一跌不起今作堦頭鬼矣時店主人有
姪死未歛因買其葛并索其盛首烏筐鄉人去遂至
王生家大慟曰昨買首烏者我姪也爲汝家毆傷歸
卽氣絕今持葛爲証告官抵命王生舉家怖甚賂以

府金教勉從其請瘞姪之屍王生有僕挾怨訴於縣
繫獄未定案鄉人復至生家爭詫爲鬼鄉人曰我幾
死得生蒙賜一葛賣旌主入今來致謝何乃言鬼耶
生之子大駭畱鄉人執僕送官并捕店主入寘之法
追其贓

化龍

友人施楚望因役事往雲間問渡於李塔漚見沙礫
間有小魚寸許金色耀目舟觸驚魚跳躍中流波濤
頓起風雨驟至咫尺晦冥舟幾覆溺少頃風雨既止
但見數武之內水光融融頃風雨亦止此耳今歲丙
寅初夏事也又晤一山僧來自天目亦於四月間採
薪人積柴溪畔中獲一物似犬非犬似狸非狸小兒
以繩繫之牽弄竟日莫有識者喂以物一切不食人

咸云械繫赤日必渴甚故不食試飲以水其物卽跳
入盆中發水丈餘風雷交作飄沒田禾廬舍無算遠
近咸見黑龍數十丈夭矯雲中雨三日夜方止常見
集異志唐韋宥出牧溫州天氣煥熱登岸而行忽見
新絲箏絃周纏蘆心有卽解置於懷行次江館卽付
箏妓試施於噐妓卽援箏繫之畧短少許又方饌妓
因置之赴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逕蠕搖動妓乃
驚告衆趨視而雙眸睜然矣宥駭命衣冠焚香致敬

盛之水而投諸江纔及中流風浪交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見白龍長百丈擎攫昇天良久乃滅如此之類不可殫述總之龍之變化萬狀風雲爲其擁護江海任其翻騰苟一失水其不斃命於童豎之手者幾希矣故龍德以善藏爲用

神與解元文

里有徐生者少負時譽讀書於光德庵中一夕夢神
曰我有文七篇在我座下今科場題也子熟記之可
膺首薦明晨往視果有文七篇在焉朝夕記誦無遺
及入場七題無一爽者和墨揮毫茫無一字記憶信
筆終場揭曉無名終身寥落事與神作來歲狀元賦
相類宋時有二舉人計偕過張惡子庙號英顯王其
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禱于神宿廡下少頃

見騶從盈庭呼殿而集者皆岳瀆大神既就坐中一
神曰上帝命我儕作來歲狀元賦以大禹鑄九鼎爲
題諸神各運思措詞再三更改賦成朗誦二子頗慧
一一熟記天將明神各散去二子起謝而行私相喜
慰及入場試題果與神題符二子又適聯號憶廟中
神賦情然忘矣彼此叩問各云忘却皆以爲誑及榜
發二子無名而狀元之賦乃諸神之賦也夫徐生者
余爲童子時習知其武斷於鄉其或有遺行而失之

者歟若蜀中二子之親聆神賦以見得大魁者鬼神
默佑夙構成文使其思與神通則不善者宜其熟誦
而一字不能書也爲士者可不端其本耶